

# 南京城市史

薛冰·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城市史

薛冰·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 内容提要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南京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从解读文献和实地踏勘入手,在广阔的时空范畴中,探寻失落的环节,拼合碎裂的画面,梳理旧识,补充记忆,辨疑解难,阐明新见,为读者提供了一轴较为完整、清晰的南京城市成长史图卷;并由对史实的探寻,升华到对史识的提炼,梳理出南京城市生长的脉络和城市建设的若干重要经验,如跨江发展、面向大海的胸怀,善于利用自然山水的传统,功能分区明确的特色,尊重原住民权益的原则,保老城建新城、跨越式发展的优势等;尤其是通过反思近百年间历次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得失,探索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对于现当代南京的城市建设,做了宏观层面上的品评,也为城市未来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城市史 / 薛冰著. —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641-5975-7

I. ①南… II. ①薛… III. ①城市史—南京市 IV.  
①K29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386 号

## 南京城市史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 版 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seupress.com](mailto:press@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5975-7  
定 价:7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1830



引言 ..... 1

## 上编 古代南京的成长史

第一章 未有城市之先 .....	6
第二章 由边缘走向中心 .....	12
第三章 从石头城到太初宫 .....	22
第四章 东晋建康城的规划与发展 .....	43
第五章 南朝的都城建设 .....	57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商业都市 .....	78
第七章 南唐的整合与宋元的延续 .....	93
第八章 明都南京 .....	115
第九章 清代南京——现代城市建设的前奏 .....	141

## 下编 现当代南京的发展史

第十章 民国建都与《首都计划》 .....	172
第十一章 新中国最初三十年 .....	205
第十二章 改革开放与城市控制 .....	225
第十三章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 .....	235
第十四章 进入二十一世纪 .....	250
第十五章 走向“和谐南京” .....	287
后记 .....	297
增订再版后记 .....	300

# 引 言

一九八八年，一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江宁湖熟镇的梁台上，可以捡到石斧和铜箭头，我当即决定与他一起远征。我们前后去过三次，最后一次是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在那场号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之后，梁台的文化土层已经被抗洪大军挖掉了一多半，筑到了不远处的大坝上。无论作为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还是传说中梁代昭明太子读书台的遗址，这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已不复存在。

在梁台上下，我们捡到过鬲足、纺轮、网坠，鹿角和兽牙化石，石刀的残片和青铜箭头。近十米高的梁台土层中，夹有大量蚌壳、螺壳等水生动物化石，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曾走下梁台，沿着田间的小路，走到不远处的小河边，伸手掬起清澈的碧水，想象如流水一样逝去的时光。三四千年前，为南京的先民提供生存基础的，就是这条看不出一点沧桑痕迹的河流吗？从水边到台地，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了吗？他们会怎样对待闯进这世界的同类与异类？他们又是怎样度过那漫无边际的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呢？

单凭我在梁台捡拾的历史碎片，要想重现先民生活的完整图景，是太困难了。

十八年后，当我试图勾勒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长与变迁历程时，我仿佛又置身于当年的梁台之下。应该说，这次所面对的题目难度更大。因为，城市文明兴起的进程，同样是以一种不稳定的、极易变化的形式展现，只有在时间流逝中沉淀下来的片段，或被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的场景，才能为后世所知。二千五百年来，这座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时盛时衰、屡毁屡建，经历了太多曲折和风波。就像长江大河，谁能分辨得清，它的某一滴水是来自哪一条溪流？就像一幅油画，不断地被人修饰、增添、改作甚至抹去重绘，现在还有可能恢复它最初的面貌并再现这变化的过程吗？

仅凭我所亲历的五十年南京生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即使再加上南京现存的全部历史文化遗迹，也还不足以复原它悠久的成长经历。

幸运的是，自六朝建都开始，就有人在为这座城市立传。历代累积起大量的文献资料，时代越晚就越丰富。近百年来，更有不少前辈学人和师长朋友，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贡献出丰硕的成果。这就为我提供了站在巨人肩上的可能。

不过,前人对于南京城市成长历程的观察和探索,至今仍不无令人遗憾之处。

首先,在古代史范畴中,对于不足五百年的建都史,研究较多,而对于长达两千年的非建都史,关注不够;在历代建都时期,对于封建都城相关设施的研究较多,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环境的探索不够;对于城市发展形态的描述较多,对于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形态的思考不够;对于城市与居民的关系,对于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城市文化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阐述得也不算充分。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是历史资料的缺失。历代官私记述中严重的重官轻民倾向,重政治轻经济倾向,使得今人很难获取所需要的相应资料,对南京城市成长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其次,对于现当代南京的发展成长,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十几年发生的沧桑巨变,虽然原始资料保存较为完整,也不乏局部评述,但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探索,似乎还没有见到。尤其是当前,在走向“和谐南京”的进程中,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更需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这就使本书的写作,具有了现实意义。

辨疑解难,总结近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然而,历史从来就是叙述者的历史。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也就都可以贡献自己的记录,表达个人的评判。

与历史是对已逝时间的记忆一样,城市实际上是对已逝空间的记忆。从表面上看,面对既有空间,城市选择“记住”什么和“忘却”什么,往往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城市的外在形态,屡屡因重要政治元素影响而发生巨大改变。但是,城市决不仅止于政治的范畴,它的发展,还有其内在规律可循。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尤其是城市的基本居民,是城市得以保持其延续性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历史的长链上,探寻那些失落的环节,拼合那些碎裂的画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就像我们翻阅一个人的旧相册,不但可以准确地了解照片记录下的瞬间,也大致能够推测出未被拍摄的时光了。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回溯古代南京城市成长、变迁历程,对已有定论的内容,叙述从简;提出不同材料或不同看法之处则力求严谨。对于某些时段、某些方面相关记录的短缺,我将尝试进行填补,即依据南京城市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参考时代相近的私史笔记以至文学作品,进行适度的猜想和推测,提出一些假说。下编关注的是现代规划产生之后的一百年中,人们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简言之,可以说是疏理旧识,补充记忆,阐明新见。我希望它能为读者提供一轴较为完整、清晰的南京城市成长史画卷,并藉此理出南京城市发展的脉络,以便于总结既往的经验教训,为促进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尤其是最近这个城市急剧发展的时期,也需要及时予以整理与总结。错过时机,后人将更加难以措手。

我本是做文字工作的,来写这样一本关于南京城市演变发展的书,似乎完全背离了本行,也有些不自量力。但我仍然决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是因为近十年来,我对城市文化的迷恋日盛一日。城市像语言文字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二者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我在这二者之间发生转换,也就不算太离谱。不过本书三十多万字的篇幅,除了长时期的相关积累以外,断断续续地写了整整一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大约是写得最苦的一本书了。

近年以来,国内地域文化研究发展迅猛,地域文化的意义重要,也已成为社会共识。在当前国际、国内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作为软实力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地区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文化建设、维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高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研究地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内容,更是城市文化不断升华的根基,培育新的城市精神的源泉。不同的地域文化以自身的特殊内容,也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二十一世纪,江苏省正在建设文化大省,南京市也在倡导“文化强市”。完成这样一本书,也就算我对生活于其间半个世纪的城市,对她的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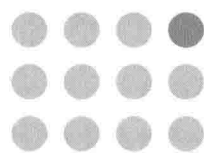
不过,我毕竟不是城市建设与历史考古的专家,所以这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城市研究,是对既有的相关记录与求索,重新进行整合和解读。当然,我也有一点小小的野心,就是希望本书中的评判与解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希望本书中的某些假说或预见,能够被将来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或城市发展的现实所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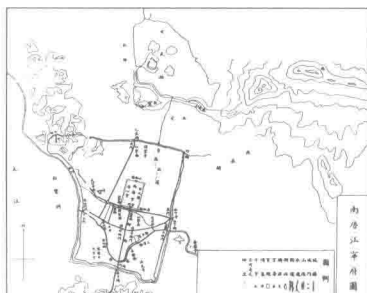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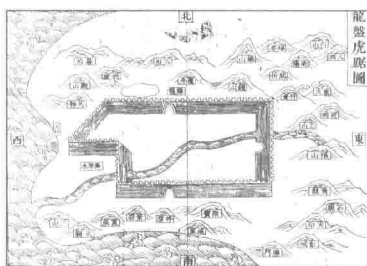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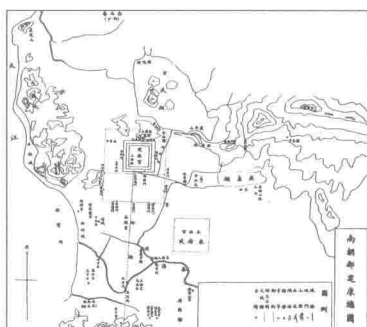




# 上 编



## 古代南京的成长史



# 第一章

## 未有城市之先

我们的考察，将从远古开始。

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通过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探索城市最初形成的原因，了解它的原始结构和功能，并追随它所经历的全部曲折风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清这座城市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发展成现在的形态，才可能真正透彻地理解一座城市。

在沿着文字的时光隧道返回远古之前，我们需要做一回思维的体操。

首先，我们必须放弃对于现实南京的全部印象，所有人类文明的痕迹，当时还没有出现，真正是一片“白茫茫大地”。那时能够作为地标的，大约只有自然的山陵江河：钟山及其余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北极阁、鼓楼岗，石头山及其余脉盖山、五台山、小仓山、马鞍山、四望山、幕府山；长江、秦淮河、金川河。甚至连它们的命名，也是后来的事情。同时还要注意，山的位置，是不容易改变的，而江河的水道，则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水岸线。本书中借助今天的地标和地名以说明大致的方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也容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

其次，我们关注的范畴，是当代的南京，但南京这座城市也是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块土地曾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建置，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建业、建康、金陵、江宁以至明代的南京，都不能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南京。在每一个建置时期的开始，我将对其实际内涵做出说明。同时，为了照顾今人对南京城约定俗成的观念，在叙述古代城市发展史时，本书也将范围界定为主要是明城墙以内的区域，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南京老城区。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初，明城墙这个主城边界才真正被打破。

打一个比方，我们仿佛在做着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搭积木游戏，而且哪一块积木该在什么时候放到什么位置上，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已经搭成的部分，还会改变形状；已经放下的积木块，还会被移到别的位置上去。最困难的是，这片宏伟的建筑群其实已经搭成，我们实际在做的，是按照建设顺序将它们逐次剥离，退回到自然的原初状态。就像按下 CD 播放机上的后退键，能将影片从结束返回开始。



然而，在历史的大屏幕上，没有这种后退键。

所有的工作，都得由我们的大脑来完成。

人类对于南京这片土地的认识，很可能开始于五十万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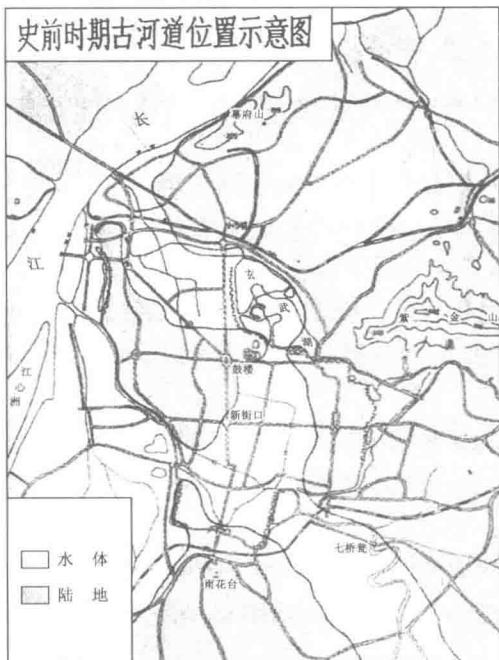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南京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中，出土了两件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件属于成年女性，一件属于成年男性。随后的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一枚猿人牙齿化石。这一发现将南京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推前了五六十年。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溧水县回峰山北麓神仙洞中，有距今一万一千年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尽管两者之间相隔着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南京人老祖宗的居住环境却谈不上有什么进步，都是住在自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里。

人类在南京地区的早期建设行为，出现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人类的居住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原始聚居地，分布在秦淮河流域、金川河（玄武湖）迄东至栖霞山、长江两岸直到六合的滁河流域等地区。发展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可考的原始村落就有二百多处，而以秦淮河中游江宁湖熟镇一带最为集中，所以考古学界以“湖熟文化”命名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如秦淮河流域的点将台、船墩、磨盘山、神墩、朝墩、梁台、老鼠墩、前岗、橙子墩、神山头，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处于较高的地势之上。所以考古学上又将其称为“台型遗址”。

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位于鼓楼岗西侧、金川河东岸的北阴阳营古文化遗址，在大约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厚约四米的文化层堆积，证明在大约三千年的岁月里，几度有人类在此生活。在第一层表土层之下，分为三个文化层，第二层属相当于中原西周初期的湖熟文化时期；第三层距今约三千八百年到三千五百年，相当于商代早期；遗址的主要部分是第四层，属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被考古学界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是南京主城区内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因此也可以算是这一地区最早的文化形态。

新石器时代，从鼓楼岗到鸡笼山、覆舟山，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灌木，林间生活着鹿、豪猪等多种野兽。山岗的周围，则是大片的湖泊和沼泽，水中生活着鱼蚌龟鳖。当时南京地区水域的分布远远大于现代。长江的东岸要更为偏东，大致到今天的外秦淮河一线。秦淮河宽达数百米，由东南而来，浩浩荡荡穿过南京地区，在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钻出，折向西北，主流在今金川河一带进入长江，所以玄武湖（古桑泊）只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从今玄武湖往西，直到金川河流域，都是一片汪洋，其南岸直抵鼓楼岗下。先民们就选择了这山水密林之间的一个椭圆形台地，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遗址长约一百五十米，宽约一百米，在发



《南京城市规划志》中的史前时期  
古河道位置示意图

水和鱼蚌等食物容易取得,二是在附近较低一级的台地上种植农作物,排水浇灌都方便,三是水上交通便利;而高居台地之上,又可以避免水淹之灾,满足安全需要。

尽管那一时期完全没有留下文献记载,但今人对于这些原始居民村落的了解,甚至可说比对六朝都城的了解更明确,因为有科学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当然也因为这些原始村落的结构,相对简单,解剖若干,就可以推断其余,根据其规律,大致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

北阴阳营遗址,是迄今所知南京老城区内最早的居民区。在这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村落中,已经出现了不同功能的分区结构,大体是东部为居住区,西部为墓葬区。

居住区有一块供公共聚会活动的中心场地,居民的住所环绕在中心场地周围,这可以算是南京最早的建筑秩序。这一秩序体现出原始人类对于交流的重视。城市学家则将这种礼仪性汇聚场所,视为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这种会所处于原始村落的中心位置上,不但具有优良的自然条件,而且还会具有一种精神的、超自然的威力,吸引或召唤着家族和氏族的成员。家族成员的住房处于地面之上,底部呈长方形,最大的住房面积达三十五平方米;墙壁的建造,是以植物茎秆编为支柱,再抹上草泥,并加以烘烤使其坚固;房顶可能用茅草或树皮覆盖,以遮蔽风雨。类似

掘时还高出平地约七米。

通过文字了解这种台型遗址,总不如亲眼看到实物来得真切。所以我对湖熟梁台的被毁,十分痛心。直到被毁之前,那一带的地形地貌,还能大致看出远古时期的痕迹,梁台独立在小路旁,与河流之间是比水面高出一米左右的成片田地,周边也没有复杂的建筑。可以说,很容易就能复原出新石器时期人类生活的一种真实场景,不但可以作为科普教育的基地,也完全可以和相距不远的杨柳村古民居一样,成为江宁地区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

南京的先民们选择这种水边台地定居,是因为那几千年中,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还很微弱,只能顺应自然,趋利避害。近水而居,一是生活用

的简易窝棚的建筑形式，一直沿用到当代，我在苏北农村插队时还住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原始居室内的地面，不但用掺沙拌草的白泥抹平拍实，而且经过火焙，变得极其干燥而坚硬，能有效地防潮。这大约可以算南京先民最早的住宅装修工作了。可能因为江南气候温暖，灶室另建在住房之外，或圆形，或方形，也是南京先民居住区域的一大特色。在室外还有用于储藏的窖穴。按照西方人类学家的理论，贮藏和定居，应属原始人类的一种特性。



北阴阳营遗址及考古发掘现场

村落西部是氏族的墓葬区。当时的墓葬形式十分简单，不见墓坑，也没有棺槨，尸体直接置于地面上略加掩埋，头向一律朝东北，身边有简单的随葬品，多为石器和陶制用具，偶有玉质饰品。这可以看作南京人最早的礼俗。墓葬成群密集，而且上下叠压多达四层。居住区在东而墓葬区在西，是有道理的，因为南京地区夏季多东南风，而冬季才有西北风。墓葬区在夏季难免有不洁的气味，所以必须处于下风。事实上，死人是先于活人实现永久定居的。很可能正是由于祖先亲属埋葬于此，才吸引了先民们长期生活于此，或不断返回此地。

在村落南边稍低一级的台地上，有种植稻谷等作物的农业用地，有畜牧场地，

还有磨制石器、制陶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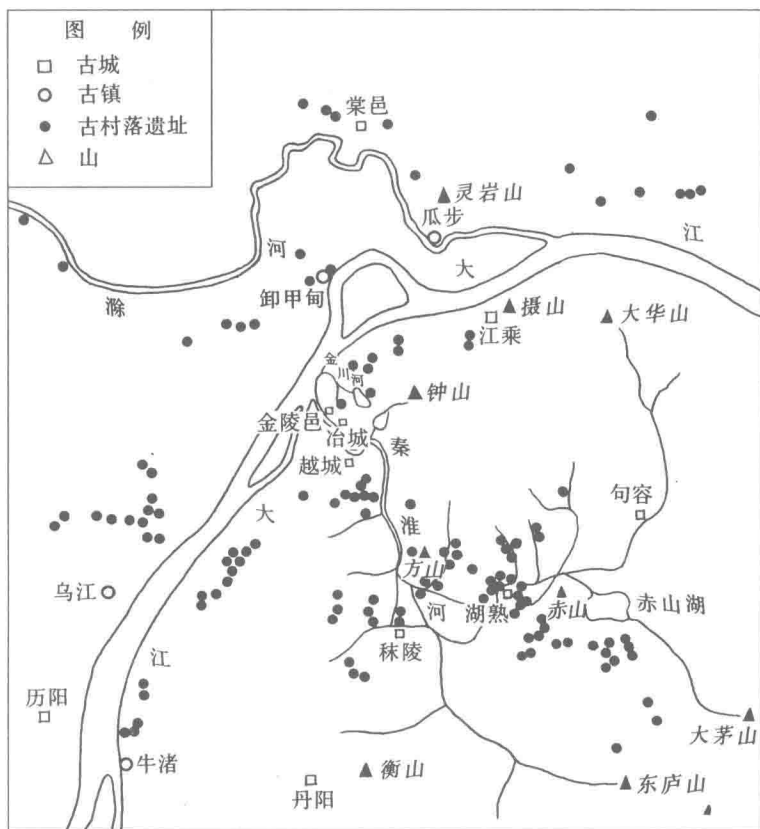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在城市远未形成之前,类似于后世城市的功能分区,就已经出现了。按西方城市理论家的说法,村庄的秩序、稳定性、保护作用、安全感、与自然力的统一,也都由城市继承了;而人类对故园、旧居的依恋,即今人所谓乡愁,其深刻的心理渊源就在于此。

先民在北阴阳营的生活,持续了大约几百年,后来不知道是由于洪水还是其他原因,居民们分别向秦淮河南岸和长江北岸迁移。到了距今三四千年间的商代早期,才又有居民从秦淮河南岸迁来,在北阴阳营兴起了新一轮的建设。考古发掘发现,北阴阳营第三层文化遗存,受到了河南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强烈影响,同时也受到太湖流域马桥文化和山东岳石文化的一定影响,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和风格。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而言,这种影响不可能是直接施予的,应该是通过一连串的短途贸易交换而完成的。南京文化的多元性,在这时就已经有所呈现。

北阴阳营文化遗址中时代最晚的第二文化层,属于湖熟文化。湖熟文化被认为是江南荆蛮族的土著文化,属于从新石器文化晚期向青铜文化、铁器文化发展的过渡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南京先民的聚居方式,逐渐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演变为地域性的部落联盟,生产规模有所扩大,社会分工逐渐明确,居住区域也有相应集中的趋向。从现已发现的二百多处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看,集中在秦淮河流域特别是中游江宁湖熟镇一带的,多达百余处,长江北岸江浦县境内也有六十八处,六合县境内还有七处,恰恰是现代的南京老城中心区,至今仅发现北阴阳营一处。

这有可能是考古发掘的缺失,由于某些遗址在其价值未被认识的时代,已经被后人的建设所毁灭,尤其是在开发较早的老城南地区。但直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得到开发的城北地带,也只在珠江路西口的北门桥附近,发现过小范围的商周居民生活痕迹,此外再没有新的发现。所以更大的可能,是由于这一地区的生活环境不及其他地区,例如今人仍为之烦恼的夏天太热而冬天太冷。如果确实如此,北阴阳营的居民便显得过于孤单,若是想去探望他们的邻居,就得跋山涉水,跑到四五公里以外。这对先民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种交往即使存在,也不会多。或许正是交流融合机会的缺少,以至过小人群之间的近亲繁殖,使得北阴阳营的原始村落难以延续发展,最终衰落。

同时,从考古发掘的结果看,湖熟文化虽然较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工,不但难与中原地区相比,就是与江南的吴、会稽等地区相比,都是较为落后的。即以青铜器为例,湖熟文化遗址中仅发现青铜箭头和小刀、鱼钩等小件青铜器,还没有出现青铜容器和戈、矛等大件兵器,更不用说鼎、彝等大型礼器了。也就是说,直到湖熟文化时期,南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还没有



古城邑和原始村落遗址分布图，引自《南京城市规划志》

达到那样的程度，能够促使国家和城市的产生，也无法阻挡周边地域文化向这一地区的扩张。

大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原周人的势力扩展到长江下游。周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奔荆蛮”，没有选择湖熟文化区留居，而是选择了较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吴地。周人和当地土著共同建立了吴国，而周人带来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也促使吴文化趋于更快发展。有研究者认为，泰伯奔吴，南京为吴国中心地区，根据是南京南郊到镇江一带，多次发现两周墓葬。然而，无论泰伯奔吴最初的落脚点在哪里，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南京地区，则是毋庸置疑的。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周武王封泰伯、仲雍的后人周章于吴地，正式确立了诸侯国的合法地位。南京地区遂成为吴国的属地。稍后，长江中游的楚国逐渐强盛，不断向东扩张，其前锋也达到了南京地区。

这就决定了南京地区在此后一个漫长阶段中，必然处于多种文化交锋争夺的边缘地带。

## 第二章

# 由边缘走向中心

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汉代末年的一千多年中，南京地区始终未能改变其边缘地位。

在早期的吴、楚相争阶段，南京地区处于双方争夺拉锯的前缘。古人形容南京地区的位置是“吴头楚尾”，生动而形象。也正因为此，当时吴国和楚国在今天的南京主城区都没有进行任何建设。南京地区最早的建置出现在长江北岸，公元前六世纪，楚国在今六合滁河下游一带，建立棠邑，并曾任命伍员（子胥）的兄长伍尚为棠邑大夫。据说棠邑是有城的，但其址已不可考。这座古城的规模范围不会太大，只相当于边境地区的军事堡垒，兵家必争，所以在吴、楚、越三国的争战中屡屡易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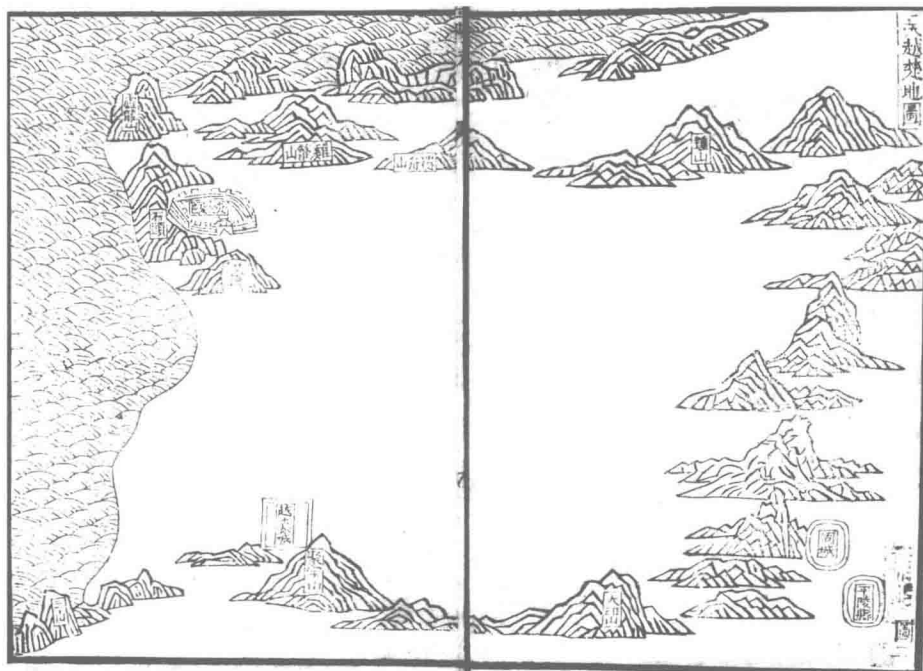
而在长江南岸，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南京地区的早期开发，是由南往北逐步推进的。

虽然南京地区被认为是吴国的属地，但吴国的首都在今天的苏州地区，今无锡、常州一带是其开发重心。吴国和楚国早期的争战地点，是江宁县东南的衡山（今通称横山）和镇江市的丹徒县，也说明当时的南京地区还没有引起双方的重视。

直到周景王四年（公元前五四一），吴国的开发建设第一次推进到高淳固城湖北岸，在溧水县西南九十里今固城镇建濼渚，也称濼渚邑，同时在固城湖畔筑成周长四十里的相国圩，“筑土御水，而耕其中”，由自然垦殖进入围垦种植。这标志着南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个新阶段。从伍子胥奔吴途中，在濼水旁遇到浣纱女子的记载看，当地的纺织业也已有一定基础。濼渚邑的规模，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引《图经》，称其“高一丈五尺，罗城周回七里二百三十步，子城一百一里九十步”。按罗城是外城，子城是内城，子城周长疑当为“一里一百九十步”；而这有两重城垣之城，该是历代增筑的结果。濼渚最初很可能只是一个防御楚国侵袭的军事据点，并且很快就成为楚国攻击的目标。第二年，吴国就不得不在西面的陵平山上另建邑城，称陵平邑；但不久也被楚国攻占，易名平陵。周景王十年（公元前三三五），楚国占领濼渚邑，据说曾在那里建造宫殿，作为楚平王的行宫。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五〇六），伍子胥率吴军伐楚，收复濼渚，放火烧毁楚宫，濼渚古城遂废。



吴楚相争,吴越争霸,是江南地区早期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曾经灭越抑楚、王霸天下、不可一世的吴国,终因穷兵黩武,在周元王三年(公元前四七四)被复兴的越国所灭。吴国的领土都成了越国的疆域,而南京地区则成了越国与西方楚国、北方齐国对峙的前锋。灭掉吴国的第二年,雄心勃勃的越国,就将军事据点向北推进到秦淮河南岸今长干里一带,修建起越城。



明陈沂《金陵古今图考》中的吴越楚地图

最早记载越国建越城的文献,是传为东汉人袁康、吴平所辑录的《越绝书》。但《越绝书》在北宋已亡佚五卷,今天只能在《太平御览》中看到有关文字了。《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先引南朝宋山谦之《丹阳记》:“越城,去宫八里”,指明其地距六朝宫城八里,又说:“案《越绝书》,则东甌越王所立也。”

此后的文献中,这一说法陆续被丰富。

越城的确切位置,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的注文中所说甚详:“越王筑城江上,镇今淮水,一里半废越城是也。案,越范蠡所筑,城东南角近故城望国门桥;西北即吴牙门将陆机宅,故机入晋作《怀旧赋》曰‘望东城之纡余’,即此城。在三井冈东南一里,今瓦官寺阁在冈东偏也。”春秋战国时秦淮河宽在百米以上,常被称为江,《六朝事迹编类》中就说越国“筑城江上,以镇江险”,所以许嵩要说明就是今天的淮水。